

史

卷三百
八十九
之九
十二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

於寇頽毀甚袤卽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
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
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
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
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祕書也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
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
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
克家罷相袤與祕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

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

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
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
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
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
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
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
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
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
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

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乞
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
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
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
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
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
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
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
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
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

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
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
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
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
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
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
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
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官乞定喪制
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
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

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

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袁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袁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袁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袁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

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旣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

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冑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冑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冑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

官爵專徇侂冑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

後表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褻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

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
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
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
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
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
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
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
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
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夫
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

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
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
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
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
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
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待付
出戒敕之表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
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
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嘉定五年諡文簡子棐槩孫煇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爲文立
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
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
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
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
以韃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
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
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
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
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糴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

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